

■于德北

老 叶

老叶是我早年的一个朋友，他在一所类似于职工大学的学校里教书。教政治经济学。他爱好书法，爱好泥塑，还爱好古董——所以，他喜欢别人说：“老叶是搞艺术的。”老叶家有一个大书架，上边横七竖八地堆放着一些书法方面的报刊、书籍，也有几件他的泥塑作品，当然更有“秦砖汉瓦”在那里偶露峥嵘。我认识老叶的时候，他已经快四十岁了，是“青书协”的理事，他戴一副平镜，头芯儿处有一块脱发——医学上称之“斑秃”。他说话时爱带儿音，让人听了很不舒服。

他爱人家在农村，后来考上了市内的一所中专，毕业后分配到粮食系统辖下的一家小企业做出纳。我们这一帮人都不知道他爱人的名字，每次去家里见了，只叫她嫂子。嫂子是个实在人，不太爱笑，更不会听笑话，所以，我们从来不曾和她开玩笑。

说老叶写字，颇有家传，他祖上出过翰林，留下过笔迹，老叶最初练字，临的就是祖上的“帖”——有点像虞世南，字架匀称。

老叶学泥塑是自悟。

他自己讲，去过天津，去过无锡，见人捏小人儿，觉着有趣，就琢磨上了，三琢磨两琢磨便上了手，一捏，还有那么几分意思，就一路“悟”下来，悟出了自己的门道。老叶曾给我塑过一个“金身”，把我捏成个“金刚”，谁知，这个“金刚”进门没几天，就让孩子失手给打破了——不是老叶的手艺不行，是我的命承不住这个“金刚”之身。

泥人拿回来，妻子问：“谁呀？”

我说：“细看看，这眉毛，这眼睛，这胡子。”

妻子又看半天，依然没认出来，就自顾忙些别的事去了。

唉！人家老叶可是主动热情地给我塑的，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！

老叶收藏古董，什么宋纸呀，明纸呀，什么宣德炉啊，什么定窑的瓷器呀，吴越的古剑啊，总能遇到奇货，且不用花几个钱。老叶亲口对我说过，他用的一个砚台，是晚清一位写小品文的大家曾用过的，聚着格外的仙气呢。他自豪地说：“平时不敢用，平时不敢用。”又

说，“用上这块砚，那感觉……”

那感觉一定不错！

我的手里，老叶的字很多。他写字爱拉大架儿——要么“铁马秋风蓟北，杏花春雨江南”；要么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”；要么“大风起兮”；要么“吾将上下而求索”。他收的学生很多，因此，给他写文章的人也很多，他的学生介绍他，说他“真草隶篆”样样精熟，碑文拓片了然于胸，至于临的帖子，不计其数，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书法家。老叶家的嫂子，也是他的学生，虽比老叶小七八岁，但有了笔墨缘，想必日子也是十分融洽。

老叶的字，多半是行书，他在国内获奖的作品，也多是这种体。他得过一次国家级的银奖，得过几次省级的金奖和市级的“特奖”，在他书架里，除了书，除了泥塑和古玩，还有十几个证书，红色居多，绿色居少，常常给人一种绿肥红瘦的感觉。

老叶的书房叫“集雅斋”，他有一个别号，集雅居士。他祖籍是河南开封，所以，他有一枚章，刻的是“叶开封”，有时，他给人写字，落款也用“叶开封”这几个字，只是，落这个款的字不多，我的手里仅有三幅，另外，我在一家手擀面的牌匾上见过一次。

老叶时常出去讲书法，他讲课的地方多的时候有两三处，这里讲完那里讲，赶场子似的。有时讲不过来了，还安排他的学生代课，他爱人也替他讲过几场，据说效果还不错。有了这些课，他每月除了工资，尚有一笔不菲的收入，这可能就是他玩古董的资本吧。我没听过他的书法课，所以，对此不能妄加评说。

和老叶相交了五、六年，觉得他人不是坏人，但过于精明；学问一般，爱卖弄，有时不懂装懂，还特爱谦虚。这些总归不是大毛病，多多少少可以让人接受。

可是有一件事，使我渐渐地疏远了他。

就是古董的事。

我的一个邻居，做服装生意的，发了些财，就在市内比较好的地段买了房子。装修完了，觉得屋里少点什么。少什么呢？少点身价的象征。于是，想到了古董，想弄一个值钱的瓶子或罐子，摆在客厅里，制造一点雍容的氛围。

我带他去找老叶，向他说明情况。

老叶忖度了半天，才说：“好吧，我让一件出去，谁叫咱们是朋友呢。”

我和邻居都很高兴。

老叶从床下拿出一个纸包纸裹的大瓷瓶，指着瓶口有一点残缺的地方说：“万历的，不太值钱。”

我的邻居多少有点历史常识，千恩万谢地出了一个老叶满意的价格。

老叶说：“如果不是收的时候花了钱，您就拿去玩算了，放谁那不是放呢，真不好意思。”

邻居千恩万谢。

一年后，偶然的一次机会，邻居认识了雅宝斋的一位老师傅，于是求他来家里给鉴定鉴定。谁知，那个师傅只看了瓶子一眼，就说：“这个呀，叶老师找我鉴定过呀，是民末的仿品，他怎么说是万历年间呢？开玩笑吧！他一定是送您的，不可能收您那么大的价钱。”

听了这件事，我十分的尴尬。

■袁炳发

拐弯

在这个城市，我有两个磕过头拜过把子的哥儿们。老大是书法家，字写得工整，人也长得端庄；老二是中学语文老师，读书多学问大，但人如他的长相古板，遇事一根筋。

一年前，老二媳妇有了外遇，把他甩了，和一个男人去了南方。老二就整天抑郁不乐，神情恍惚，后来索性病退回家研究唐诗宋词去了。

我是老三，自由职业写作者，每天靠瞎编一些情感故事，然后一稿十投弄些银子糊口。

一天，老大说，咱哥仨出去玩一玩。

我们去的地方是内蒙古呼伦贝尔一个叫巴林的林区小镇。

小镇不大，从上到下只有一根直肠子一样子的一条街，而且街上没有太多的行人，偶尔才有一辆大卡车从这经过。

大卡车过去后，便是一段很长时间的宁静。

我们哥仨住在一家私人旅馆，旅馆有十几个房间，我们选了一间三张床的住了下来。

旅馆的女主人是镇政府的公务员，她说单位工作不忙，更多的时间是在家打理这个旅馆。

小镇旁边是一条雅鲁河，河水不深但可以钓鱼。每天晚上，女主人的丈夫就到我们的房间，帮我们拴鱼钩，绑鱼竿，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踩着晨光去雅鲁河钓

鱼。

女主人的丈夫，看上去就是一个很值得信赖的人，话语不多，一说话就呵呵地笑。他每天早上都要骑着摩托车，穿过开满稠李子花的树林，然后推着摩托车走过雅鲁河吊桥，去豆腐坊给我们打新磨的热豆浆。

白天我们去原始森林探险，还去喇嘛山拜山神祈福；晚间我们喝完酒，和女主人说会儿话后，就回到房间天南海北地胡聊瞎扯。

到了第三天的晚上，这家旅馆住进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。女子是一个人住进来的，她包了一个房间。女子住进的第二天晚上，我就发现老二有些魂不守舍了，一会儿出去一趟，或站在院子里吸烟，或坐在房间外的大厅沙发上沉思。

我把这件事对老大讲了，老大说，嗯，我也发现了。

我说，大哥，二哥是不是被那女子迷住了？

老大说，这哪儿跟哪儿啊！不靠谱的事呀！

那女子挺漂亮，高挑个，长发披肩，经常站在院内的阳光里，看着远处发呆……

老大说，那女人挺神秘，好像有什么心事。

我点点头。

第四天下午，我们要去镇上的澡堂子洗澡，老二说去趟厕所后就不见了。

我院内院外找，也未找到。

我对大哥说，二哥也开始玩神秘了。

大哥摇摇头，没语。

到了晚饭时，老二才回来，他后面走着的竟是那个女人。

这让我很惊讶。我看了一眼老大，老大面部表情却很平静，对此他似乎早有所料。

晚上睡觉时，我们翻来覆去都睡不着。

翻了一会儿，老二从床上坐起来，对老大说，大哥，我们是明天回程吧？

老大“嗯”了一声，便佯装睡去。

老二又说，大哥，你和老三明天回去吧，我不回了。

听此，老大一骨碌爬起来，那你干啥去？

半天，老二说，我下午和小红（那女人名字）去了喇嘛山，盟誓表了心迹，我要和她一起过日子。

老大气忿地说，老二，你怎么犯浑呢？你对她了解多少呀，就要一起过日子。

我也趁机说，是呀，二哥，我看那个女人不怎么着！你看她那眼神多飘呀！

老大接着说，老三说得没错，那女人一看就是来者不拒的主儿，你快奔五十的人了，怎么这样不成熟？幼